
民國叢書

第三編

· 93 ·

綜合類

上海一日

朱作同

梅

益主編

上海書店

第四部

漩渦里



Am 233/304

第一輯

在烽火中

毋忘青年對於國家的責任（廿六·八）

望 坡

我們由集訓總隊解散出來。這次解散得如此之快——原定在二十號，差不多提早半個月——自然是爲了時局緊張之故。我們在營裏每天提心弔膽，準備緊急集合，和班長們同守營衛兵的調走。這些全表示大狂瀾快要到來，神聖的抗戰是不可避免了。這天（八一三）爲出隊後之第八日，早晨起來，因昨夜受了些風寒，肚子很不舒服。睡在牀上和同學們猜度砲聲的方向，因之睡眠也就誤了不少。起身後更覺「昏昏昏」的，終於決定到姑母處去望一望。

今天馬路上的情形特別緊張，每個行人的面部表情也特別嚴肅。

門房間的老劉正搶着買了一份報三四個人聚攏來看。今天報紙生意特別好，雖然報販臨時投機漲了價很快的一陣子便被搶完了。買不着報，又看着報，僅僅從老劉口裏知道一點消息：「天通庵開火。」

跑出門去，沿着普鏡路向靜安寺進發，一絲絲的雨，落在身上，映着這悽悽不定的早晨，越發顯得淒清。

到了靜安寺，將近八點鐘，在粥店裏用了一碗粥，肚子並不感到舒暢，反之，只覺得有點漲，我知道「胃氣痛」的老毛病又要發作了。

在商務印書館胡亂的翻了一陣書後，跳上了公共汽車。

在車上買到了一份立報，這才使我明白了昨夜雙方的接觸情形。看看我軍的陣地的進展和前途勝利的把握，不由得興奮起來。我想到「一二八」時我軍勝利的光榮，這次將更具情更擴大地呈現在全世界人士的面前。

到西陲路下車，我呆立了一下，在褲袋裏摸出一本小冊子，這是集訓解散前幾天發下的委員長的訓詞。

一個個鉛字在我眼前跳動。「諸位毋忘青年對於國家的責任，」這幾個字彷彿強烈的電流從眼裏裏直透進來，使全身起了極大的震動。

「敬禮！」我對着對面委員長的肖像，不由自主地站起了個

立正姿勢。

我覺得興奮過了度，頭上有些發熱，摸一摸，汗珠漚漚的。

王總隊長不是說過嗎？「這次集訓的最大作用，是在使青年學生們明白了國內的一切實際狀況，和政府當局的抗敵決心，並齊一同學們對領袖的信仰，認清自己的責任。」

「國家培植我們到這個階段，我們是應該為國家担任點工作了。」

淚滴不斷的在我腦海起伏，我深悔不會加入模範大隊。

到了姑母家，表姊妹們正在玩撲克牌，還有一位不遠千里而來作客的表兄，他們都談笑自若，閒談着昨夜的景況。

我默默無聲的坐在牆角邊，翻弄着「委員會長的訓詞」。(253)

勝利總屬於我們的(二十七) 聖人(二十)

浦江砲戰，隆隆的聲響不停的在耳中發響，昨晚上一夜沒有好睡，清晨就披報販叫喊的聲音鬧醒了，只得起來。

今天報上第一條重要的新聞是「鬧謠」。這謠言還是昨晚上傳出的，說「中國空軍轟炸日本鹿兒島及朝鮮」。今天報上說道是謠言，是日本軍人所造的謠言。

這謠言說穿了真不值一笑，日本軍人為了要嚇唬全世界人

士的耳目，並希望逗引他們國人對這次戰爭的支持和軍費的捐負，所以不惜自欺欺人。

假使全世界人士還有清楚的頭腦，對中國人民愛好和平的心理有明確的認識，他們對這次的謠言定會付之一笑，而且對於以後類似這樣的謠言也會知道是日本軍人玩弄的卑鄙手段。

早上，到雜誌公司去，路上的行人仍舊湧來湧去，雖然彈彈橫飛，可是人數並未減少。到處馬路角上有一大堆人圍着看牆上的壁報，看他們的樣子都是熱烈的希望得到一些前線勝利的消息。在商店的門口，也有一大羣人聚着聽無線電中報告戰況，這羣人大都是不識字者，然而他們和識字的一樣，具有愛國的熱情。我想，這是抗戰來最大的收穫了，大多數人民都知道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個人間有着怎樣密切的關係，同仇敵愾的心理增加了，而且將一盤散沙團結成堅硬的三合土了！

回來的路上，飛機敵人的飛機又結隊來轟炸了。這日本軍人盲目的瘋狂舉動，使我想起同濟大學的被毀來。他們以「作軍用」的名目，把這一座矗立吳淞江濱的最高學府毀壞了，藏人毒辣的手段，一再摧毀我們的文化機關這種不共戴天之仇將永遠留在我們心頭，非至失地完全收復，犧牲完全得到代價，是決不能消滅的。

吃中飯的時候，又聽到糧糧，糧糧的飛機聲在上空越過，連

忙放下飯碗，跑到北窗口去張望。先是一隻敵機高速度的，極低的，向北滑翔下去，看它機首向上高飛的時候，掉下兩顆炸彈，拙著便是震天的巨響。第二架敵機又接應而至，也是以極高的速度，飛得極低。不過到中途時忽作奇響，機尾冒著黑煙，機身停止前進了，黑煙籠罩全機了，飛機在濃煙中墜了。黑煙一大團而一直線的離着飛機像瀑布一樣直瀉下來，接着機身起了熊熊的火，血紅的一團加速度的掉下來，接着又是震天的一響，大概機身和機師都粉碎了。可惜被前面的房屋遮斷視線，看不消它掉在那裏，推測起來約在開北弄麥根路的一帶，我真是欣喜若狂，能够目睹一架敵機目擊墜地，內心的感覺真非筆墨所能形容。我相信大家都有「同仇敵愾」的心理，我相信凡是中華民族的子弟看見了這一幕活劇，都會萬分高興。這並非是幸災樂禍呀！

午後寫信給南京，蕪湖，常州，宜興的幾個同學，把這件事告訴他們，也好讓他們快活快活。

傍晚開了無線電收音機，想聽取一些前線消息和內地情形，誰想竟收着了不少日本人設立的電台的播音。他們利用暗設的電台來散佈謠言，說日軍怎樣的勝利，希圖擾亂人心，這是他們慣用的技術卑鄙的手段。可惜現在的中國人不易如此受欺了，他們斷不過是「心勞日拙，枉費心機」而已。

晚上，槍聲砲聲仍連珠似的，不絕於耳，不過聽慣了，毫無恐懼，

反而感到熾烈和緊張。

復興民族的全面抗戰已開始了，只要我們能鬥爭到底，勝利總屬於我們的。

我相信今晚我能在槍砲聲中睡着的。(200)

我真奮極了(廿六、九)

金家銓(廿)

在那十餘層大廈的最高一個房間裏，我睡在一張鐵牀上，從那掛着竹簾的窗子裏，吹進一陣陣涼風來，四週十分靜寂！

是晚上十時左右，聽一種巨大的聲響把整座房子震動着，房間裏睡着的人都驚醒了。接着是霹靂拍拍的高射機關槍聲，嘖嘖的高射炮聲，打成一片。我從牀上跳下來，穿上拖鞋，走向靠北的窗口，一枝枝的火箭，從下而上直穿雲霄，樂乎要射進我們這間塔一般的房間裏來。電燈也不改開，似乎飛機就在屋頂的上空。子彈像是在對準着這間屬子的上空打着。掀起東邊窗子的竹簾，向外一望，但見黑暗的黃浦江上停泊着的日艦，放出一道道強烈的探海燈光來，對準着我們這邊。機關槍，高射炮，拚命的放射着，火箭般的子彈，煙空亂飛。恰停在黃浦江中的一艘日艦着火了，怕就是剛才一聲巨響的效果吧？

接着又是一顆火球，在虹口附近落下，即刻飛火，風軋的飛機

聲在空中響着，我心裏倒吃了一驚，怕飛機已中了彈吧？一只黑色的鐵鳥在黃浦江上空飛行着，很快的穿過了黃浦向浦東飛去。機聲漸漸的輕微了，我心中像落下一塊石頭，祝福我機安返目的地。那時兵艦上的探海燈光，已移向浦東一方面了，連續不斷的火箭也移動了方向。忽明忽暗的燈光，像十餘條銀蛇般集中在浦東的天空上，把黑夜照得像白晝一般，想到日艦受了我機的攻擊，我真興奮極了。

風迎面吹來，不覺有些涼意。上床睡在被窩裏，耳朵邊還隱隱有札札的飛機聲，清晰而輕微的響着，像在屋頂上空飛舞。(256)

我爲他們虔誠地祈禱 (廿六·十五) 益 君 (十八)

十一月五日的晚上，誰都知道是日軍圍攻四行倉庫的一天。我獨自一人坐在椅上，翻看舊書報，這是我的日常工課。今天手裏雖然拿着晚報，心中却在掛念着那死守四行倉庫的八百位忠勇將士。他們的強烈的愛國心，可以永垂不朽的精神，使我起了莫大的敬仰。

夜漸漸深了，室內外都像死一樣毫無聲息。時鐘鐘鏽地敲了十一下，我抬頭看看睡在牀上的老年人，與四週的一切，他們都靜靜地睡着，連動也不動一下。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樣了，竟不肯睡。

與其躺在牀上清醒的張着眼，還不如坐在案旁，多看些書。猛然「轟」的一聲，把我嚇得心頭亂跳。於是我記起今晚日軍開始圍攻那座寶貴的「四行倉庫」——存留着八百位忠勇將士的「四行倉庫」我開始擔憂。

「轟轟轟」接連地又是幾炮。房屋被震動了，一切都被震動了！「塔塔塔塔」底拖鞋聲，在樓上都響着，經過我門口，一直向下跑。這是四層樓上的西洋人和他的夫人及小孩子。他們恐怕那無情的砲火，會把他們底屋頂轟毀。孩子是嚇得在哇哇地哭着，大概是剛從夢中驚醒吧？空氣突然緊張，令人窒息得不敢透氣。我那位睡在牀上底老祖母也驚醒了。她抖抖擻擻地爬起來，與我一同圍看。砲火從東面西地在窗前經過，耳中只能聽到轟轟的炮聲，與嘩啦啦的子彈聲，以及一切疏密不同的機槍步槍聲。飛機也在屋面上不停地飛着，我們立刻把燈熄了。在黑暗中，我們心中的確有些害怕，因為砲火與子彈，是無情的。但是我們並不逃避，因為我正在祈禱着，爲那些可欽可佩的忠勇將士們虔誠地祈禱。

漸漸地砲火停止了，一切都慢慢地安靜下來。逃在樓下的西洋人，也在上樓了。小孩子大概已經哭倦，或者已經睡着，所以沒有聲息。「好了！時候不早了！危險的事也過去了。睡吧！明天再睡好清息。」年老的祖母這樣說着，她就睡了。我看看四週，又都回復了像前的狀態，時鐘敲了一下，這是十二點半了，但是我還不能入睡。我

的精神更興奮了！於是我就動筆作日記，把剛才的事情記了下來。後來我不知是在什麼時候入睡的，因為當我醒來時候，我仍舊坐在椅子上。（204）

雨天的一日（廿六、廿七）

蘇漢雲

早上，從家裏出來，經過法大馬路的時候，祇見扶老攜幼的，挑担提籃的，比肩接踵，在濛濛的細雨下向西而來。自外灘起至八仙橋止，將一條法大馬路，塞得水洩不通。

在東新橋的東面，圍着一堆人。我走過去一看，原來有男女老幼四人，坐在空闊起的店門前啜泣。探問之下，知道他們是一家人，才從浦東逃出來的。那老婆婆是那病男子的母親，那中年女子是他的妻子，還有那一個三四歲的孩子，是他女兒。他病着的母親年紀大了，孩子太小，都走不動，更加今後的生活無着，所以便憤然無計，不免悲傷起來。我看了這種慘慘的情形，起了一種不可抑遏的同情心，把僅存的一元幾毛錢，都給了他。當他接錢的時候，他那滿帶病容的臉上，顯出一種羞澀的感謝意，喉間亦吐出了一聲感激的呻吟。我的眼淚忍不住流了下來。天氣也彷彿被他們感動而更顯得陰沉了。

我費了半個多鐘頭，才低着頭回到辦公處。

開北的八百孤軍，爲了租界當局各國駐軍司令的要求，已經撤退了十多天了，可是總不會被熱血的同胞忘懷的。雖然在辦公時間不能夠高談闊論，然而在空暇時還是刺刺不休的說着他們的光榮的奮鬥，神聖的偉績，吐出心中的實感和欽佩。

「開北的孤軍是多麼的英勇啊！雖然祇有一個四行倉庫的地方，但是，我們的八百壯士仍舊還要拚着流最後的一滴血來保衛自己的領土。全世界人士都欽佩我們這八百位忠勇的壯士啊！」同事胡君興高采烈的說。

「的確，開北的孤軍，是我們的榜樣，我們應該學他們誓死不屈的精神。我們不上前線，但至少也得保持自己的靈魂——不做漢奸！」同事方君慷慨激昂的這樣說着。大家都贊同他的話，於是無形地宣起誓來，「誓死不做漢奸！」

下午閒意下愈大了。想到自己很安適地坐在辦公室內裏，不知剛才那一家四口，現在怎麼樣了？不知道有多少從南市及浦東逃到租界上來的人，都怎麼樣了？不知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够再看見這些人帶着笑回到自己的老家去？

晚上，我照例的到練鵝橋附設在比佛小學的某義務夜校去讀書。雖然下着很大的雨，然而我們並不因雨而輟學。「學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」，何況又是一所可遇而不可求的我務夜校呢？當我將要走到校門口的時候，我吃了一驚。平日黑沉沉的一

個校門口，今天特別的亮，大門是開着，除了門外幾個站崗的安南兵以外，門內還有許多安南兵在忙亂着。

校門對面，可以避雨的屋檐下，看熱鬧的閩籍人有幾十個。我曉得上課是沒有希望的，一面將書籍寄放在體育路一個同學的家裏，一面竭力通知住在學校附近的同學們今天暫時停課，因為這是我做校長的應有的責任。然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？第一分校在前天已受到工部局的檢查，那是因為在公共租界的關係，難道說法租界也是這樣嗎？想到教育界的將受摧殘，不免黯然若喪了。（1401）

五個朋友（廿六·八）

張超

八月二十一日，離開八一三僅是八天，我接到我的朋友中心君給我的一封信，他叫我明天晚上到他家裏去，他有些事要徵求我的意見。什麼事呢？信中沒有說起。我只知道除我之外，他還約了樂羣、振飛、義生三君。

樂羣、振飛、義生三君我都認識。我記得義生是個愛吃、愛穿、愛跳舞又雀將的人，樂羣、振飛是很愛看小說和加入集會的人。我們曾經一同組織過一個團體，後來爲了經濟缺乏，社內意見分裂的關係，故很可惜的散掉了。至今，我難得同他們見面，但他們和中心君

很接近。

第二天，我如約到中心君家裏，沒久，他們都來了。

我們是五個朋友，但生活環境却並不相同。我是個窮光蛋。中心君家境普通，是個不用擔憂飯食，也不能太浪費的人家。樂羣的父親是個大商人。義生是銀行總經理的兒子。振飛幼年就失去父母，他的姑父很富有，像兒子一樣的愛惜他，所以他的生活也舒適。我們互相閒談了一些別後的情形之後，中心君提出他所要

向我們徵求意見的事。

他開始像演說一樣地講着，他的話是那樣露着鋒芒，表現着年青人的力。

他談起了在戰爭中戰境的情形，他到過前線一次，戰士是那樣的勇敢和忠心，更談起了青年人應該怎樣替國家盡力。最後，他突然向我們說，他希望我們面他取同一行動。

他問我們青年們在這時候應不應該上前線去作戰？更問我們能不能夠同他一同上前線去加入作戰？

出乎我的意外，那位大商人的兒子第一個毫無猶豫的立起來答應。他鄭重地說，他在過去便是一個清醒的青年，但爲了是有產階級中的人物，即使他那樣真誠地談到犧牲的話，絕少有人相信他，瞭解他的一片熱忱。所以，現在他願不顧一切地跟着上前線去，以最現實的行動去證實他所說過的話，並非是空洞的議論。

第二個立起來答應的是振飛。也許因為早年沒了父母，他常是憂鬱而沉默，而却十分堅決的。他不多說話，却說得那麼乾脆，簡潔。他說他不願做亡國奴，他應該盡他的責任。

現在該輪到我了。我愛國，我熱忱，我也不怕死，我敢這樣說。但是慚愧，當我回想慨然應承的時候，我忽然不能壓服一種可恥的動搖。我好像看見母親在對我哭，我好像看見妻子多病的瘦臉，以及孩子在捧著肚子叫餓。我開始想到我的家是那樣的貧窮，母親，妻子，孩子，靠我一個人過活。如其我離開了他們，將會弄成怎樣可憐的結局？我不敢想了，我覺得我的心在抖。

我是顯得那樣侷促，但在忠實的朋友面前，我不敢說謊。我立刻很真摯地說出了我的苦痛。朋友們原諒我了，當我幾乎挖出心來向他們說了下面的幾句話之後。

「親愛的朋友！我應該在你們面前斥罵我自己的懦弱，我願接受你們的輕視和笑罵，爲了國家，理該犧牲一切。但我是這樣的可恥，我竟不能拋下我的家，不過，我敢說，我永遠不會叫我自己忘記了國家，忘記了抗戰。請你們相信我，我一定要在我的職務上，本位上努力。你們不會說我是推却吧！」我說完話，便靜靜地退坐在一角。我的頭腦很混亂，幾乎要哭出來。直到得了他們的原諒，才慢慢地恢復了原來的平穩。

最後，該是義生君表示他的意見了。他似乎很懊惱，露出了怪

自己不該來的意思。他說話之前先撓了撓頭髮，「唔！我的父親，母親不會答應。況且，我們是讀書的人，有甚麼用？我以為國家養兵，用在一朝，我們沒有戰事經驗的人，還是不要去的好。」他把眼睛睜睜大家，意思是這樣子很體面，很堂皇，不像我那樣酸溜溜，苦腔調。

「這倒不好這樣說，義生兄！」樂生君把坐著的椅子略微移前了一些，「如其都像你這樣說，便沒有投筆從戎這回事了。至於父母不答應，這是大事呀，不好過份給父母作主的。」

義生好像討厭樂生的辯解似的，他歪了半個腦袋，繃繃肩說，「好！你要去，你就去，東飛，西飛，燕人各有志，反正我不高興去。」

我聽得十分不服，但我也不能夠去的人，不好說話。

「那麼，你不是中國人？國家危險了，可以不管？」振飛和我同感，他駁着義生。我憂慮着他們會發生了爭吵，因為義生要發大爺脾氣的。

果然，義生的眼睛瞪得那麼圓，「噢！是中國人怎樣？不是中國人又怎樣？又不是我把國家弄得危險的，笑話，你們算是愛國，愛國……」

「說得好！」於是振飛悻悻地向他點點頭，「你本來是不必愛國的，你幸運，有做總經理的老子，更有洋房在租界裏，炸彈不會炸到你們的頭上，但願你永遠幸運！」

義生肚裏似乎有許多理由，但一說出來便連他自己也會覺得沒有意思。他索性漲紅了臉罵人，「哼！炸不着便怎樣？有福氣呀！笑話，你連自己都不顧了，祇好靠你的姑父，還要顧國家？嘻！」

「放屁！」樂羣氣得跳了起來，「你這冷血的動物！本來，他們這樣祇曉得跳舞，玩女人的傢伙，那裏還想到國家！」

義生的臉越發紅了，紅得像雞胸脯。他想把一股下不了台的火氣發洩到拳頭上去，衝到樂羣面前發動武。

「算甚麼！算甚麼！」主人中心君和我連忙起來勸阻，我們搶在中間，一面攔住了一個。

中心君和氣地拍拍義生的背，「何苦呢，大家是朋友，你不去就不去，何苦要打人！」

「他罵我，他罵我冷血動物！」義生把掙起來的西裝袖子恨恨地拖了下去，他的頭狠命的低着。

「好了，好了，你不做冷血動物就成。我們也不是硬要你去，請便吧！朋友，算了！」振飛在一旁冷冷沉沉地說。

後來義生像英雄一樣挺着胸脯昂然地走了。我也向他們告辭，因為時候已經不早了。我祝他們得到勝利，並再三向他們道我的歡意。(607)

也就是母親的光榮 (廿六·八) 陸一鵬

媽！我最親愛的媽！今天早晨，我知道你老人家，一睜開了眼睛，不見了你最憐愛的孩子，一定是在不住的流淚了。媽！這真是孩兒的罪過。但是爲了國家目前的危機，我們做國民的不該一點國民的責任，去效忠國家，也就枉爲男兒身了。本來忠孝是很難兩全的。孩兒一時的離別，不能承歡膝下，是暫時的，非永久的。但一個國家遭受敵國的侵凌，若不予以抵抗，那痛苦是久遠的，是殘酷的，甚至是無法挽回的！

滬戰迄今已是一週，而可憐的我，方踏進了征程，離別了牢籠式的家庭，展開了我光榮的一頁。說也慚愧，今天才是破題兒第一遭。媽！請你不要再飲泣吧！你老人家應當爲孩兒慶幸，爲孩兒預祝，要知道孩兒早就許身於國了。在去歲嚴寒的冬天，兒已受過嚴格的訓練，雖然不敢說已學有充分的學識，但對於軍事防衛救護等等的常識，都已有了充分的準備。媽！你不愛我了，也太自私了，你以爲貴冑子弟是上不得戰場嗎？但我有強健的體魄，能吃苦，能耐勞，能爲國家犧牲一切！

八一三的炮聲槍聲，震動了我的耳膜，我被你們監視得好像一個囚犯。啊！我多麼不能忍受啊！但我並不對家庭有何怨恨，我祇怨恨暴日的無情！我雖在你老人家及姊姊的監視下，絲毫不敢有一點違忤的舉動，却不知我已盡了我偵察的技能，而終於被我偵知制服及一切證章等的所在了。媽！那時你知道我是多麼愉快！

這真是我的寶藏，我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還要愉快！這是我的第二生命，這是我入伍的第一要件。

我在今天朦朧的清晨，作了一次非正式的竊盜行為，偷偷地把衣櫥開啟，但內心已是在跳躍不定。我怕並不是真像竊盜般的，怕捕送警局，我却怕的是被你們覺察。媽！你可知道我事先已有了準備，這小小的包裹裏，我又置了些日常用品，以免臨時張羅不及。所以我一開櫥門，便挾了這包輕輕地舉起我穩健的脚步，慢慢的走下樓去。啊！我內心是多麼依戀，眼看著你們都在呼呼地入夢，我竟不敢對你老人家有所安撫，不敢和姊弟們告別，祇有那兩行熱淚，來替代我的一切。媽！請你原諒我的苦衷，我的罪過，待我他日歸來領罪受責吧！

我們的團部，已由大吉路遷到大統路，進出的都是一班熱血的男兒，愛國的青年。媽！請你不必擔憂吧！你看他們也一個個都是年青的孩子，都有美滿的家庭。他們父母非但不阻礙他們的工作，而且獎勵他們勇敢的精神。團長奉了軍部的命令，命我們一隊整裝待發了。我現在是多麼的興奮，經過團長照例的一番訓話後，我們登車出發了。一出租界，情形就變成悽慘，從鄉民慌張的神氣，可以想像到一二八時敵軍的殘酷。敵機好像故意和我們開玩笑，二架三架的時向我們追逐，幸而我們的車身掩蔽得法，使敵機捉摸不定，渡過了這重難關。

車行駛得漸漸地緩慢而停止了，我們知道目的地瀏河已經到達。遂一一下車，選擇地勢，架起了營帳。並由隊長領導着，到防軍司令羅卓英將軍那裏去進謁受訓。承羅將軍的殷勤招待，我們非常的感到快慰。他真是一個樸實的軍人，那種和藹可親的精神，英俊的體格，處處呈現出中國軍人的偉大。承他指示了我們工作的要點，我們便整敵告辭，返營就午餐了。據鄉民的訴說，近日日軍白晝不其攻擊，惟日機時臨肆虐，晚間則攻擊殊為猛烈。我們就餐後，就開始把難胞一批批的送進了租界。

嬌媚的月兒，已慈祥地高掛在天空。但和平之神，仍過不住日寇的猙獰的面目；敵艦的機槍和炮聲，已在開始怒吼了。我們因還沒接到救護的命令，為好奇心的驅使，遂和幾個同志搭起了瞭望台，登台觀戰。日軍飛艦和飛機的掩護，時隱時現，但終被我們的英勇戰士所擊退。一位同志說，敵艦着火了，果然一隻敵艦冒起濃煙，火光燭天地下沉了。我們因過分的興奮，忘却了在台上是不能集中一隅的，致使台腳支持不住，失去了重心，大有傾倒之勢，遂不得不下台整頓。本擬整理後再登台觀戰，但經過一位同志的勸告，我們不再觀戰了。因流彈時向我們飛越，避免無謂的犧牲，不得不遵從勸告而中止。

疲乏的我，已有了些睡意，也許是今天記得太早的緣故。但救護的警鈴聲，却振起了我的精神。我們都預備了救護用具，向目的

地進發。這一仗，我們的戰士，傷亡了一排左右，而敵軍傷亡及淹死的却數倍於吾。我開始找尋我的對象——受傷者。啊！在這淤淤的土溝裏，倏我發現了一位英勇受傷的戰士！這次是我初次運用我的救護技能，我先行把他抱起，再行察看傷勢，他是小腿受着槍傷，腿骨未損，所以包裝後，施以人工呼吸，精神也就復原了。他開口就喚着我的名字，真使我驚奇不止。媽！原來他就是我們在濟南鄰居王家伯伯的兒子。你不是說他是一個玩皮的孩子？不料這玩皮的孩子，倒是一個愛國的壯士。他鄉遇故知，已是足夠快慰的了。而我們是在戰場上相逢，並且是同為着國家的前途而奮鬥！所以我們的內心的快樂，竟忘掉了自身尚是在戰場上，而敵人相近咫尺，也忘掉了危險了。我慢慢地將他扶上了救護車，並祝他早復健康，為國珍重而別。我們完畢了任務後，遂歸隊休息。

經過了這一場的惡戰，敵人雖然敗退，但仍不肯示弱，故形勢更形緊張。他們艦上的探海燈，像驚龍飛舞似的，不斷地向着我們的所在照射，使人眼花繚亂，所以我寫給你老人家的信，也戰戰兢兢時斷時續。愛瞋睡的我，似乎在國艙中迷惘地踏進了睡鄉。但連續的敵炮猛烈地轟擊得我渾身有些震動，而感覺到麻木。我並不因此恐慌，我仍然是鎮定地躺着，若無其事。但是睜眼一看，時針已將到二時了。而我給你老人家的信，還沒有完畢，因此我再畢筆寫下。媽！你知道嗎？我們營旁被敵炮連擊五次，而我們絲毫沒有受損，也

並不因此而稍移我們的營地。

今夜敵機舉行夜襲，適與我們英勇的空軍相值，而甯門不休。此時正是孩兒將值夜之際，眼見艦島角逐，敵機狼狽敗退的形狀，使我不禁拍掌大笑。媽！我猜想姊弟們誦至此，也一定要歡欣鼓舞的。而你老人家聽了，也許會破口而笑。值夜時已屆，恕我不再多述了。媽！我明知你今天爲了我，整天已流了不少的淚。啊！我是多麼的不安。請你等着吧！你那不孝的孩子，你最憐愛的孩子，會拿了國家光榮勝利的禮物而歸的。這短短的數頁，是我今天一天的經歷和過程。我認爲是孩兒無上的光榮，這也就是母親的光榮！最後祝你永遠愉快！

你最憐愛的孩子鍾上。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九日深夜二時，寫於中國軍子軍戰時服務第一斷第九隊。（134）

工作是最快樂的（廿六、六）

陳瑚

夏天晚上的風，把白日的悶熱吹跑了。紅的，綠的花燈，從不很深黑的樹蔭裏，交互放出光來，路燈又放出更大的黃色的光，把馬路兩旁樹木的影子，撒在地上。

我和孩，邊談邊走着，大家臉上都露出微笑，也許還含着詩意呢。我不時要停下來慢慢的咳嗽幾聲，因爲剛才說話太多，又引起

肺部的疼痛，可是心裏仍舊是高興的。

瑛扶着我，這美麗的夜色，引起她的愉快和天真，話就像數珠子一樣，清脆地激快的落下來。

「夏，開心啊！我真開心得要死！我們每天忙碌的工作着，很快的進步着，勝利的種子，將從我們的手裏播下去，生長起來，那些污穢的東西，將漸漸消滅！我真當當覺得榮幸。我是民族的女戰士啊，不是那批吃飯不做事的小姐！」

她的眼裏表示出坦白、期待和矜持，我心裏說不出的感動。

「瑛，是的，你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，我也是呢！我們是值得自誇的。爲了民族和國家，我們每天不懈的工作。可是有很多像我們一樣，有着聰明的腦袋，而且在金錢上比我們更能多給國家一點幫助的女人們，她們還正無思慮的生活着，她們是多麼需要我們去喚醒啊……」

一輛汽車鳴的從我們身旁飛過，暫時打斷了我們的談話。我倆沉浸在一天工作完畢後的輕鬆的安慰裏。

「夏，你也感覺到工作是快樂的嗎？是有一點快活呢？或是很快活？」瑛又孩子氣似的問了起來。

「你這小孩子當然囉，再也沒有什麼比工作更能使我興奮和快活的了。自然也有工作得不快活的時候，那就是遇到了好像打不破的困難，但等到困難一被克服，呼，那種滋味真再好也沒有了！」

了！

「哈！你也是這樣，那對了怪不得明姐，玉姐她們也這樣說呢！紅色的廿二路公共汽車駛了過來，瑛揮了我的手，「不說了！回家去了，下禮拜一見！」話還沒說完就便像猴子一樣，攀着汽車門邊的白銅柱子，一下就昇到裏面去了。

半年前的瑛，還是一個不知事的孩子，現在也是那樣的忠實於工作了！我帶着一顆充實的，熱愛着祖國，熱愛着自己生活的心情回到家裏。（1402）

永遠不會忘記

王敬耀

清晨，我踏着大步向團部走去，半途上，看見許多退却下來的五十七師兵士，三三五五地走着。他們每個人的臉上，都顯得發光，血絲密佈的頭臉顯得是睡眠不足，身上穿着滿沾泥土的軍服，令人想起英勇的苦戰。一個背着橫皮帶的官長迎而走來，我本能地舉手行了敬禮，他也把手揚一揚，走過去了。

我心裏沉痛地想，看樣子南市雖守啦，街道上行人稀少，店舖也上着排門，靜寂的情形猶如元旦一般。但嚴肅的空氣仍瀰漫着街頭的沙袋，滋絲網，使人聞到一種戰爭的氣息。

抵機關部，我走進辦公室。李排長正在埋頭寫字。

「王同志，危險啦！」

李排長意外和氣地說。我點點頭，沒等地微笑了一下。忽然想起剛才只看見五六個團員在閒談，便問道：

「李同志，團裏同志還有幾個？」

「大約還有一半。」

「那末南市準備守多少時候？」

「哼，那很難說。」

他又開始動筆了，我也就告辭了退出來。瞧一下錶，離我站崗鐘點還早，便沿著製造局路跑去，剛抵斜橋，一眼瞥見老友殷如剛正匆忙地奔來，我連忙招呼他：

「團部去嗎？」

「唔，你呢？」他疑惑地反問。

我把剛才排長所說的話轉述一遍，並且把五十七師兵士退却的事告訴他。他起初咋了咋舌，隨即就苦笑了一下，搖搖頭。

「團部裏反正沒什麼事，我們去躍躍躍躍吧。」我提議，他應允了。

兩個人就沿鹽家浜路走。沒十多步，碰到一個本團的同志，彼此下意識地敬了禮，站著交談了二三句，又各自走去。

忽然，耳邊傳來一陣似蚊子嗡嗡細細的聲音，經驗告訴我們，這是敵機來空襲了。抬頭一瞧，滿天的青雲，淨碧可愛；在浦東那邊天

空間，正有四隻黑色的飛機排列着過來，慢吞吞的。殷如剛頓時就忿忿地咒罵起來：

「他媽的，又來轟炸了！」

我沒作聲，站住了細細地向巨大的敵機辨認，漸漸看清楚了，都是意大利製的巨型轟炸機。我說：

「要是幾尊高射炮，那才好啦！」

正在這時，高射機關槍忽然如聯珠般地震起來，格格格格地，火花在蔚藍的空間飛躍着，燦爛可觀。但敵機依舊緩緩地前進着，祇不過昇高了一點。一會兒，飛邊我們頭頂，轉向東南，再折回來，看來也許在找目標，我拖了殷如剛站到街沿上去。

高射機關槍更加猛烈了，緊密的響聲有點駭人。這時，敵機也許慌了吧，猛的就「鳴」一陣怪響直撲下來，接着就「轟」的一響，地上的煙霧衝到半天裏去。

轟炸開始啦！

敵機一隻接一隻地撲下來，擲彈、炸彈的爆聲也接二連三地響着，還雜以機關槍與地面上所發射的高射機關槍聲，合奏成一首驚心動魄悲壯雄偉的詩歌。

這樣陸空戰鬥了好一會，敵機的「禮品」也完了，繞了一個圈子，就離開響着的高射機關槍火線，向原路飛去了。這時，發出巨響的地方開始冒起煙來。我一把拖了殷如剛就朝原路跑，心裏記

掛着，不要是團部遭了殃吧，那煙霧不是在鐵路附近嗎？走過斜橋，堆着沙袋堡壘口，正有一個警察把槍口瞄準外面。

循着製造局路走回去，剛至瀾園南柘路，忽然看見一個白髮的老嫗一拐一拐地跑來，大腿上一大堆血跡，後面還有一個青年雙手捧着頭奔跑，頭上是血淋淋的。

「看哪，沈同志怎麼啦？」般如頭突然叫起來。

我依着般如剛的手指望去，沈同志正躺在地上。我趕上前去把他拖起來。臉色非常慘白，二腿在猛烈地顫抖。

「怎麼啦，受了傷嗎？」我急促地問。

「沒有……嚇死人啦，剛才一枚炸彈向我頭上直撲下來，我就倒了下來。」

我們忍不住笑起來，把那根槍朝他肩頭一垂，扶他走向團部去。

轉過街角，老遠就望見團部依舊靜靜地站在那兒，我不禁暗罵自己的神經過敏。

然而南市也許寧靜落落的，這仇恨，我們永遠不會忘記。(G.T.)

寂寞

施 華

昨晚花了兩塊錢的洋車錢，跑到南站又跑回來，沒有走成。圓

波決定今晨一定走，不能再動了。誰知道租界是否安全的——前天大世界落下的兩個炸彈，炸死炸傷了好幾百人，更炸碎了幾百萬人「租界安全」的迷夢。——現在是應當自己打主意，自己對自己負責任的時候了。

晨五時欠十分，飛機來了。披上蓑衣，到三樓露台上看。共六架，分二隊，大概是敵方的，萬空偵察了一個大概。

天晴了，朝錢正美但那又多麼像前天的血駒！

圓波走了，再同他拉拉手，再說他平安。

一個人寂寞。王媽打了水來，不顧洗臉。敵機又來了，再去：一架，兩架，三架。沒有驚奇，沒有恐怖，只在仔細地參照了地圖，錢觀察他們飛的方向。

朝霞稍稍幻變着，回國又是一道虹。但心裏却再也沒有詩意了。

高射炮震得樓窗抖動，心有些悸。這麼近，應該是發自市政府（風林橋）一帶。隨着敵機，各處有高射砲聲響起，龍華南市。

頓時天空又佈滿了暗雲，圓波消失了，虹消失了，太趕也消失了，留下的是陰風慘厲！

爲了職業，也爲了實在困不住了，決定去公司看看。

沒有電車，沒有汽車，實包車不敢問候。走吧！反正不過十幾里路。穿過金神父路，轉雙德路口上設了臨時小菜場，老虎灶及大餅

油條店被一羣羣的男女包圍着。讓飛機路，那被稱為神秘之街的，行人道上擠滿了難民。一個生病的老婆婆，在棉被下伸出一隻枯黃的手，無言地向人求乞。一個小孩子光着屁股坐在地下，在吸着愁眉淚眼的母親的已經瀉下去的奶子。另外，達觀的一羣，鋪一個席睡在簷下，枕着全部家財的一個包袱，還在開心地談笑。

希望公共租界還有九路汽車，穿過貝絲露路到愛多亞路。汽車沒有，黃浦江上又來了密集的高射砲，一團團黑烟的附近隱現着飛機。有了前天大世界的經驗，人們都奔向馬路兩旁。我當然也隨了人流跑到一樓樓下，等砲聲稍稀再走出來，很想不去公司了。要打個電話，借不着又不願意白跑出來這一趟。沒法，再前去吧！前面就是大世界了。不敢去看遺留着的慘景，繞走齊馬路，四馬路。直等到了江西路，看到公司的大門時，才算鬆了口氣。從七點半鐘起，上了電梯已是八點半了。

不辦公，經副理先生們一個也沒來。事務處可奉勸出了通告，叫晚七時再來。開玩笑！沒經過大腦的命令戒嚴如何回去，晚上不更危險？一堆小職員們亂糟糟的討論着。留在公司也無聊，寫下通情處和電話，搭了一個伴走了出來。回到家兩腿有些酸，吃過午飯就睡覺。

醒來想寫點東西，可是飛機大砲吵得心神不定，不能寫。翻讀着金的舊信。

晚飯前寫了兩封信，一給金，一給母親，通知信寄寓所。飯後洗了個澡。

聽了中央廣播電台的簡明新聞，青島尚未動，心稍安。可是，上海四周，這時候又發出了濃密的砲聲，機聲隆隆，飛機聲和炸彈聲，從閘北、浦東直到南市。市政府方面的砲火更猛烈得辦人。

霞波走了，真寂寞。同李還談不大熟，我想念金。讀到報紙，她一定在担心我了。（204）

當我們螞蟥

何往

每個人都是這樣地眼怯與戰慄。誰的面孔上都表現着大難臨頭似的神色。

在外面，有敵人用來吃人的飛機，有敵人用來撕碎人的炸彈，也有已被炸彈撕碎了的人的鮮紅的血肉！

我抱着病後不久的小弟弟，緊緊地抱着他，怕炸彈會把他從我的手裏奪了去。

他帶着失了神的眼睛望着我，希望從我這兒能得到些什麼。我知道他底意思，他是要我保護他，因為我是愛他的。我以為我緊緊地抱着他，就是保護他的一個最好的辦法。我自己忘記了我保護不了我自己，我全然沒有想到。

母親很輕聲地唸着阿彌陀佛，希望從佛那裏得到些保障，正像小弟弟希望着我保護他一樣。可是幾天前報紙上報告着一個古廟被炸的消息，她忘記了。

真的，每個人都在胆怯着，戰慄着。在一個被黑暗占有了的小房間裏，看得出每個人帶着油光的臉的輪廓。

幾個炸彈又從敵人的飛機上被投到我們的疆土上來了，立刻又給它們吞食下了許多的建築，撕碎了無數沒有武裝的生命。於是，爆炸聲，慘叫聲，哭聲，瓦礫倒塌聲……攪雜着鮮血和肉漿跟隨着往上冒着的黑烟散佈了開來。

小弟弟慘叫了一聲，然而立刻給我抱緊而將這叫聲悶住了。房屋就要被掀去了似地震動了起來，窗上的玻璃也給震碎了。母親用大聲唸着阿彌陀佛。

大難好像又過去了，然而大家仍然是這樣地胆怯與戰慄。小弟弟尤其顯出格外害怕的樣子來。他急促地呼吸着，顯然他的心是跳動得很厲害了。

事實確乎是這樣，他是最胆小不過的。當一個警報傳來的時候，他是那麼地害怕，那麼地慘叫，像一隻被打傷了的狗那麼可憐。於是，又瘋狂地投到我的懷抱裏來了。

如今，敵機好像去遠了，我們才抬起頭來，略略地喘了口氣。小弟弟仍然悲慘地望著我，在他眼睛裏，我看出，他的淚水已經變成

了熱烈的火花在閃爍。

「哥哥！小弟弟緊握了我的手，顫抖着：『哥哥，東洋鬼子爲什麼要來投炸彈呀？』」

「爲了要叫我們死！」我感動地說。我回答得很響。我本不願意這樣說，但是終於說了。在我的眼睛裏迸出了淚水，滴在小弟弟的臉上，與他的混合了起來。我的心開始碎裂了。

「爲了要我們死？」小弟弟重覆了一句，好像不明白這話的意思。「死爲什麼爲什麼要我們死？」

我望着他，我哭了。真的，爲什麼要我們死？我不明白。

「爲什麼我們不也是人嗎？爲什麼投下了這些炸彈下來叫我們死，像我拿着水去澆螞蟥一樣？」

「……」我仍是回答不出，我呆呆地望着他，我沒有話去安慰他，我狂吻他黧黑的髮。

他推開了我，他向我發怒。他搖撼着我底身子：「爲什麼不問答我呢？難道我們真是螞蟥？」

「是的，弟弟，他們當我們是螞蟥！」我的喉嚨啞了。「那麼，我們就等死吧！」小弟弟一點也不肯安靜下來，他又問。我已經再也說不出話了。

我底頭倒在他底頸子上，我嗚咽了起來。

小弟弟也哭了，他哭得比我更傷心。